

# 沉默的窑洞

□张妮

我第一次见到窑洞时，它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佝偻的身子倚靠着背后的大山。黄泥和豌豆皮调和制成的墙皮大部分已经脱落，露出身上深深浅浅的“疤痕”。雨水在黄泥的屋顶上反复作画，变色发黑的窗户外，层层叠叠的麻纸早已是千疮百孔。

窑洞是在爷爷奶奶成婚第二年建起来的。每天天不亮，爷爷就到村里面的采石场打建窑洞用的条石，一把锤子、一把钻子，将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打造成规则的形状。在一趟趟来回往复地搬运之后，爷爷结束了一天的辛劳。

待到所有材料准备齐全，爷爷请来了村里最灵巧的工匠和几个相熟的伙伴，开始动工修建。二十来岁的后生，有的是力气和干劲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窑洞便建起来了。

三孔嶙峋的窑洞，每一抹泥浆上都有爷爷汗水的印记，也饱含了爷爷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。父亲和叔叔们在这里出生、长大，到了各自的“地方”从这里离开，窑洞便一天天衰败下去了。

父亲重回故乡是在我五岁的时候。村里要筹备办学校，村长便向镇里提出了申请，将父亲调了回去。那时，爷爷奶奶为了帮忙照顾叔叔家的孩子，早已搬离了那里。老屋在一个个无人问津的日子里苦熬，变得摇摇欲坠。

于是，为解决我们一家四口的住房问题，父亲开始了他的房屋改造计划。在声声吆喝声中，窑洞终于倒下了，身躯化作一堆破碎的石头。接替它的是三孔嶙峋的砖窑，外墙用瓷砖铺就，内部是石灰刷的白墙，嶙峋的家具整齐地排列在屋内，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，斜斜地照在屋里的地板上。

窑洞的生活安静而祥和，快乐且充实。

每天清晨，我从温暖的被窝中醒来，和哥哥一起去学校。结束一天的课程后，便飞快地跑回窑洞，扔下手里的书包，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疯玩，直到扑鼻的饭香从窑洞里传出来。吃过晚饭，父亲把方桌摆在炕的正中间，我和哥哥坐在桌旁写作业、看书，父亲便伏在桌边备课。一道道习题、一篇篇文章、一本本教案……知识和思想在窑洞里流动，像汇聚成江河的溪流，朝着未来的方向缓缓流动，带领着我们去探索世界的未知。

窑洞里最美的光景在冬天。土炕连着灶台，热气沿着烟道溢满整个土炕，坐在火热的土炕上，捧着刚烤熟的红薯或者土豆，听父亲讲各种有趣的故事，吃得和听得都津津有味。窑洞就是有这样的魔力，有了它，冬天的寒冷好像就与我们无关了。

窑洞最热闹的时候当属过年。腊八一过，村里家家户户开始准备过年的吃食，村庄开始忙起来了，窑洞里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村里历来有互相送吃食的传统，一盘油糕、一瓶水醋都是庄稼人的心意。作为回馈，炸、煮、煎、烹，一份份简单的年夜饭从窑洞出发送到了村里各个地方。

窑洞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和欢乐，我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和社会启蒙全部来源于这里。但我知道我终将会离开，像雏鸟、像风筝，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

最后，窑洞还是走向了沉默，没有人的房子总是会被败得更快一点。岁月对人都下得了狠手，何况是几孔沉默的窑洞。它或许比我们更记得时光，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它是否会想起曾经那些欢声笑语，那些人影绰绰？

我也知道，有一天我总会回去。窑洞是陕北人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也是每个陕北人一辈子的情结。沉默的窑洞将会像它的前世一样，迎来更有希望的新生。

## 北风送来一场雪（外一首）

□申宝珠

北风送来一场雪  
荒野就送来一树梅  
雪地送来两行脚印  
我就送来一树花香  
我以所有对所有，忠诚对忠诚  
倘若，这些还不够  
请严寒次第绽放，翻飞出轻盈和蝴蝶  
以虔诚对虔诚，覆盖对覆盖  
我要与一场雪  
默默相对  
淡淡拥有

## 冬树赞

树叶一片片，朝下落  
树枝依然，捧着一个个鸟巢  
好像暖阳里，犄角春见  
捧着的椭圆形的碗

看！那棵槐树，即使  
匍匐在地  
也紧紧抱着漏风的巢  
——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也没什么  
瘦骨嶙峋的母亲  
也要抱紧怀中的  
襁褓

## 为你雕像

□魏宝魁

我的笔犹豫不前了  
当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  
如雕刻家手中的刀  
唯恐一不小心损坏了  
一件臻于完美的艺术品  
是的，偶然的一瞥  
竟在我的心湖划过一道闪电  
而你悄然离去的背影  
却把一颗遗憾  
永久地埋入我的内心  
多少次了  
我在摇曳的荷池边徘徊过  
我在雪地的红梅枝头眺望过

你来自在哪里呀  
是人间仙境  
还是那本迷人的《诗经》  
这还不够  
直到你那洋溢过火的文字  
闯入我的视野  
我才发现，我的笔失于肤浅  
那么，不如找来一块美玉  
为你塑雕像  
我想，那质地那光泽  
一定会填补这几行诗句  
无法言说的空白

小雪之后，蟒岭山里的家乡就少有了晴天。雨变成了雪，不大不小，不紧不慢下个不停。我也正好借了这“清寒小雪夜围炉，诗酒花茶乐中过”的休闲，学古人去细品那“雪水烹茶天上味”的茶韵。

屋后有竹林，黄昏拿桶取竹上雪，加旺炉火，融雪沏茶。第一杯香茶泡好，我先让还在厨房忙碌的妻子品尝，她竟心有灵犀，知我取雪水烹茶送她的一片心。她也很高兴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同我一起进了书屋，与我一起围炉细品。

我们都喜欢在冬日里围炉品茗读书。随手翻阅《古代诗词赏析》，其中不乏雪水烹茶的名句。低吟浅诵，冰凉的心情也格外暖和，日子也平添了诗意。

郑板桥的《满庭芳》中“寒窗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，真是妙绝佳句。“一碗读书灯”一句可出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之右，其境界极为悠远，但我对“烹茶为雪”興味更浓。茶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早就告诉了好茶之人，烹茶该用什么样的水：“其



## 阳婆底下喝糊糊

□孙文胜

那天贴对联，可当作糍糊。

有一年我过生日，娘大方地从板柜底的陶罐里摸出两枚鸡蛋。早饭时，烧好的糊糊揭开锅，趁着轻沸，她倒进了打匀的蛋汁。那一天，我和哥哥们开心得像过年。我们蹲在门口的阳婆下，低着头，呼噜呼噜，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碗。

秦人有喝糊糊的习惯和情怀。三哥高中毕业那年，应征到新疆去当兵。看着儿子要远行，娘既激动又不舍。她到邻居家借了麦子面，又掺和了一把玉米面，吩咐我用麦秸燃起火。娘用筷子在油瓶里蘸了几滴油，呼啦呼啦用擀面杖搅动着，炒制了一锅干面粉。巧的是，舅舅几天前送来了一捧花生米和小半瓶芝麻粒。娘用

此此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猴子岭实则无猴，传说此地山大林深，因林间经常有猕猴出没而得名；另说山下柿子坪一带有位少年进山打柴迷了路，被一和尚所救收为徒弟云游四方，他的母亲每天在猴子岭上苦苦等候自己的儿子，等得眼睛都瞎了，悲泣交加没几年就去世了，乡亲们就把她埋在这座山岭上。十年后，儿子在外做了大将军荣归故里，却再也见不到母亲，就把这座山赐名为“候子岭”，后人传为“猴子岭”。

隆冬时节，猴子岭满山枯叶铺地，但沿途飞鸟鸣唱，溪流潺潺，远处城市的喧嚣。步入林间，山崖上、树

## 猴子岭上火棘红

□谢林

丛中，不时闪出一丛丛红彤彤的“救兵粮”，顿生心旷神怡之感。此处与大汉山遥遥相望，宝巴、京昆高速和西成高铁像三条彩带当空交汇于此，东北可俯瞰汉中西和静静东流的汉江，一簇簇火红的火棘尽染山梁，以它那一抹醉心的红，为萧瑟的冬日增色添彩。

绕过一个山包，在山脊北侧发现大片火棘丛，这里是一片向阳的疏林地，荒草丛生，各种植物已进入休眠期，唯独一丛丛火棘像花一样红彻枝头。这抹红，是色彩、是温暖、是美好也是风景。远望，像一团团火焰绚丽夺目，点缀着冬日的群山，又像一群身披红纱的少女，在山野间茱萸萼立，形

## 小雪黄昏后

□韩景波

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古人最推崇雪水，用雪水煎茶，一是取其甘甜，二是取其清冷。

古人对雪水格外高看，认为它来自天上，洁白晶莹。如白居易的《晚起》描写融雪煎茶的情趣：“烂熳朝眠后，频伸晚起时。暖炉生火早，寒镜裹头迟。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鹿糜。慵倦还自晒，快活亦谁知。酒性温无毒，琴声淡不悲……”诗人慵倦晚起，从“融雪煎香茗”中体悟生活的情趣，十分惬意地对人说“快活亦谁知”。

陆龟蒙在《奉和袭美茶具十咏·煮茶》中写道：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。时于浪花里，并下蓝英末。”人在松林中，用松

上雪化水煎茶，颇有几分山野风情。《红楼梦》中喜爱冰清玉洁的妙玉却用的是梅花上的雪水烹茶。飘落在梅花上的雪，弥足珍贵，那是别有一番香寒之气的，用以烹茶，自然分外清冽、醇厚……

“诗韵拈出茶联来”，雪水烹茶，啜品之间，自然会想起许多关于茶的诗句来，特别是诗中那些有名的茶联。唐诗中被引为茶联的有颜真卿等六人的《五言月夜啜茶联句》。其中，陆士修的一句“泛花邀坐客，代饮引情言”，将其挂于自己茶室门口，相信来往之友定多了几分雅韵。联中虽无茶，却由“泛花”让人更多一丝遐想：高谈阔论，清言为尚，入我室内，一杯泛花，二位知己，三盏入腹，四体舒泰，五经

闲谈……何其快哉！

小雪黄昏后，遇知己难有，“二位知己”就是我和妻子。我们围炉品茶，触景生情，不禁随口一句“水从天来情宜冽，茶自峰生味更圆。”妻子知道我是从杭州西湖龙井开的一处茶室联句改来的。她也随口说出一句：“黄鹤计前程，问迁客长沙，谁管梅花吹玉笛；堂山怀去路，怅斜阳古道，暂为杨柳思君歇。”我也颇爱这江西兴国黄堂茶亭的名联。联语以亭子名“黄堂”二字冠首，“问迁客长沙，谁管梅花吹玉笛”一句是引用大诗人李白《与史郎中听黄鹤楼上吹笛》中的诗句。以“计前程”“怀去路”入题，突出茶亭特点。上联规劝过往客人不要计较名利得失，下联告诫过往客人要心怀美好的希望。此联寓意深远，对仗工整，韵律和谐，堪称佳对。

人生似过往之客，当有高尚情操，当有一个“清寒小雪夜围炉，诗酒花茶乐中过”的好心情……

## 寒冬里的年华

□韩星海

冬至节气，可能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一天。上午时分，来到茶人之家，打开电暖器，随即烧水煮茶，陈皮加普洱。一时间也无客户，自饮几盏，身子稍有暖和时，便动了起来。

此时端着茶杯，下意识向窗外望去，只见大街两旁的杨柳树，往日那缀满绿叶的外衣几乎被寒风吹落了，粗青黝黑的树身和伸向天空或垂吊着的树干枝丫，显得十分清冷单调，也让人意识到，一年春夏秋冬里旺盛着生命的美丽成为过去。

屋子外面，尽管太阳还在照着大地，但街上的行人明显少了许多。行走者都穿着厚厚的冬装，抵御着自然界的风寒。我端详着眼前这些熟悉的杨柳树，它们已经伴随我们无数春秋，悄然无声，唯有寒鸦和几只麻雀鸣叫着从枝头飞过。我眼前这棵槐树，也好像注目着我，与我对话：“你呀，躲在温室里享受着清福，这样的日子我是可望而不可即啊！”

的确是，谁在房屋室内植树造林啊？我的身心像被针无情地扎了一样，突然感到了一阵疼痛，像是让这软弱无力的我在阵痛中觉醒……

常言道：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在这一时三刻中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……人啊，就要像树木一样站着活，像树木一样站着长；像树木一样站着生，像树木一样站着死。

这可能是一种年华中别样的涅槃与重生。

我的老家在渭北平原一个不大的村子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村子周围布满了星星点点、深浅不一的土壕。一到每年三四月份，这些形状奇特、凹凸不平的土壕，就全都长满了柔嫩的芦苇。

芦苇属于茎秆植物，乡下人俗称“羽子”。种类上，有席羽与箬羽之分。眼下芦苇在许多农村已经非常常见了。每到开春时节，密密麻麻的芦苇就从一个个土壕里悄悄地钻出地面，鲜嫩的芽儿尖尖的、毛茸茸的，使劲朝上顶。那苇芽看起来似乎比较纤细，极易损伤，可要是稍不留意，宛如刀刃般的苇笋极有可能将手指划破。

小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学校放学回来，便三五搭帮，簇拥成团，趁大人上地之际，偷偷溜进芦苇壕，肆意地拿起小刀或者铁铲子，爬进壕底，贴下身子刨嫩苇的根基。那根基尽管坚硬，但藏足了水分，嚼在嘴里，一股甜甜的味道顿时渗过舌面。

夏天到了，初生的芦苇如果遇到合适的雨水，就会迅速地向上生长。枝干也愈来愈壮，秆节长势明显，几乎没有分枝。转眼间就像一排排绿色的士兵，整整齐齐地挺立在村子所有的土壤，煞是好看。这段时间，很少有孩子来芦苇壕玩耍取乐。这时的芦苇如浓绿浸染一样，紧紧一起，不透风。特别是中午太阳当头，抑或傍晚时分，那随风摇曳飘动的芦苇，除了不断向上生长的拔节声，四周一片寂然，总让人心生惶恐。再加上出没不定的草蛇不时游动在其中，更加让人惊悚不安。

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秋天。秋天是芦苇成熟的季节，土壕里的芦苇渐渐褪去绿色盛装，芦苇秆一天天发黄变白，芦苇头顶上分散开来的花絮，像一片片白云一样，落到收割的人群头顶，尽情地飞舞。此时，芦苇壕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地方。我们只要找准机会，便不约而同地结伴一起，置身于芦苇壕里扑腾开来。一会儿捉迷藏，头上全是绿色苇叶编织的草帽，一动不动、平展展趴在地面，任伙伴们寻找不停；一会儿玩乏了，拨开芦苇，环顾四周，拾地上的野鸟蛋。芦苇深处，不时荡漾起爽朗的笑声。

别小看芦苇，它的叶子大有用途。特别是席羽叶片，宽而长、柔而滑，是包粽子的主要材料。等到席羽快熟了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常要来摘席羽叶子，卖给粽子作坊，用卖得的钱换取零食。芦苇秆收割以后，大多数人家要等晒得干透，而后就存放家里。冬季农闲，家家户户门前几乎全都搭起架子，芦苇秆被村民娴熟的手，织成一捆捆结实耐用的簿子，要么盖房子用，要么拉到集市卖给急需的人家。

后来，我外出求学，离开了家乡。从此，那些芦苇残存的一段美好记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。偶尔回家，看到那一望无际、散发着浓浓香味的芦苇壕，难免生出几多感慨。

前年的一次返乡，母亲告诉我，村上正进行土地复垦工程，家里的宅基地就要重新搬迁，统一规划到高地地带，芦苇壕眼看快要推平了。我听了叹息不已，身不由己地跑到芦苇壕——我儿时的乐园。我静静地立于壕岸边，凝望着沙沙作响的芦苇，内心有种沉甸甸的感觉。

此后不久，伴随着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，老家的芦苇壕被整修成了平地。遗留在我心底最后一点回忆，也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至今，我们仍怀念老家的芦苇壕。

## 芦苇飘香

□张楷